

弱女鑒



弱女鉴

张少侠 郭延威 叶志标 编著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弱女鉴

张少侠 郭延威 叶志标 编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103千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67·218 定价：0.70元

(内部发行)

编者的话

生活是瑰丽而丰富多彩的，它充满着人生的希望，孕育着蓬勃的生机。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给那些勤劳、勇敢、正直、善良的人们开辟了英雄有用武之地，激励他们向着更加美好的明天进发。

生活又是复杂而瞬息万变的。它也存在着激流、漩涡、暗礁、险滩，常常捉弄、浸沉、湮没那些在人生长河中的弱者。

人们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都想自己成为生活的主宰、成为生活中的强者，青年人尤其如此。这一点，年轻的姑娘较之于小伙子的心理状态更加明显和突出。但是，由于她们幼稚、单纯，生活阅历不够，社会知识缺乏，在探索人生的道路上，尤其是在处理恋爱、婚姻、家庭等问题上，不少人误入歧途，断送了美好的青春，变成了生活中的弱者，酿成了一幕又一幕悲剧，诚为憾事！

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一些年轻姑娘虽有美好的幻想和愿望，但到头来，却成了一枕黄粱。她们有的贪图享受，好逸恶劳，被资产阶级的“香风”席卷而去；有的急择伴侣，一见钟情，被骗失身，哀哀长恨；有的出卖灵魂，欲做“夫人”，落入沉沦；有的迷信颇深，问卦求神，身遭囹圄，非鬼非人；有的神志脆弱，痴心多情，求偶遇变，殒命轻生；有的钱迷心窍，或偷或骗，罪错不断，进入女监；有

的一步错踏，步步下滑，不能自拔，殉情自杀；也有的被人遗弃，含恨报复，触犯法律，身负刑责；更有甚者，一心想出国，海外求偶，被诱上勾，变成特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编写这本小册子，正是出自这种良好的心愿，希望那些在人生的道路上意志薄弱的姑娘们，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故而书名《弱女鉴》。我们也希望家长、学校和有关组织从中受到启迪，从而增强教育青少年的责任感、紧迫感，多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引导她们正确处理恋爱、婚姻、家庭问题，帮助他们树立无产阶级的幸福观、人生观。防微杜渐，不再出现或少出现生活中的弱女。

党中央一再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对失足的青少年要贯彻“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针，对青少年犯罪问题必须实行“综合治理”。我们坚信，那些由于各种原因，在探索人生道路上意志薄弱的失足的年轻姑娘们，绝大多数会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经过社会各方面的通力教育和帮助，必能洗面革心，成为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强者，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贡献力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错误之处，敬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三年七月

• 目 录 •

玉	锦	(1)
幻	影	(7)
苦	果	(14)
稚	姑	(20)
择	亲	(25)
险	路	(31)
情	魑	(36)
泪	痕	(41)
傻	姐	(47)
女	囚	(51)
安	娜	(56)
恶	梦	(64)
悔	恨	(72)
滑	坡	(77)
芸	芸	(83)

迷	津.....	(90)
悲	剧.....	(96)
堕	落.....	(101)
罪	人.....	(106)
殉	情.....	(111)
沉	睡.....	(122)
爆	炸.....	(128)
被	告.....	(134)
媚	骗.....	(140)
深	渊.....	(145)

玉 锦

玉锦姑娘姓伍，是一个宾馆的导游员。她二十来岁，长相俊美，举止轻盈，善于打扮，穿着讲究，讲得一口流利的导游英语。她十分羡慕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思想上渐渐地染上了拜金主义的习癖，以至于堕落自毁，酿成悲剧。所以人们用她名字的谐音，叫她“吾欲金姑娘”。事实原委是这样的：

除 旧

玉锦本来是个好姑娘，在农村插队时间比较长。那时候，她能吃苦，爱劳动，受到了群众的赞扬。在长年的劳动中，她与同时插队的男青年土根，互帮互学，建立了爱情，约定了婚盟。

后来，玉锦姑娘被招收为导游员，先行一步回了城。没有多久，她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思想上也发生了变化。把在农村时的那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勤劳俭朴的作风全然抛得一干二净，一心追求物质享受。自然，土根也慢慢地离开了她的心头。尽管这时土根也返回城里自谋职业，凭借他灵巧的双手，开设了个无线电修理门市部，方便群众，颇受欢迎，他自己的收入也不少。

土根这小伙子朴实憨厚，他对玉锦姑娘忠守信约，专一

不二。一天，他拿着自己劳动积攒的钱，在商店里精心挑选了几件时行衣料，兴冲冲地给玉锦送去，不料姑娘连看也不看一眼，把衣料甩到土根面前，嘴里嘟嘟囔囔地说道：“谁要你这破玩艺儿，土里土气的，拿去给你姥姥用吧！”土根惊呆了，气极了，怒从心起，粗声粗气地说：“别看你现在是个阔小姐，其实满肚子臭气，有什么了不起。你要我还不给呢！”说完他转身愤愤地走了。按理说，土根这几句有分量的话，也够玉锦姑娘受的。然而，姑娘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窃窃偷笑。她笑“土根是个土包子，土包子性情爆，这一爆，岂不就吹了，正合自己的心意”。就这样，玉锦姑娘紧闭了爱情的双扉，送走了和土根的旧情。

迎 新

一天，宾馆中来了一个身穿西装，脚蹬革履，手提皮箱，肩挂相机的年轻“贵客”。他自称叫熊生，是滨海市商业局的采购员，大学法律系毕业。父亲原是某军区司令员，现在是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最近将任出访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副团长。他还特意拿出一张报纸，指着上面的照片说：“瞧，这就是阿爸。”小小山城，来了这么一位举止潇洒，英俊大方的高干子弟，又是大城市里商业局的采购员，乃是一大新闻。消息不胫而走，立刻传开了。那些趋炎附势想走后门、捞油水的人闻风接踵而至。说也奇怪，这位“贵客”确实神通广大，凡托他代购的高档短缺商品，他都能给予满足。什么凤凰自行车、进口手表；什么收录两用机、彩色电视机都能弄到。这样，没有几天，他便成了这座山城中的“红人”。

“贵客”到馆，早已被玉锦姑娘盯上了。她通过几天来

的留心“观察”，确信这样的人儿才和她匹配。心已动，口难开。其实玉锦姑娘不必着急，熊生也在注意她了。

一天傍晚，华灯初上，姑娘姗姗进屋，“贵客”主动找上门来与玉锦搭话，姑娘又惊又喜。惊的是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就跟进来了，喜的是这一下可以接上头了。

“明天我要去上海，你捎什么东西吗？”

“东西嘛，是要的。只是一时还想不到要什么。”姑娘羞怯怯的回答，其实自己囊中没有几个钱，也只能这么说罢了。

半个月之后，熊生从上海给姑娘带来了几件高级毛料衣服，几双长筒尼龙袜，几双高跟时髦皮鞋，还有几斤高级糖果和点心。玉锦见物心喜，乐得心花怒放，连连说道：“这么多，这么贵的东西，可叫我怎么掏……”话未落地，熊生一摇手，说“可不要这么说，这点东西小意思，以后你要什么尽管说。”姑娘不好意思地微声道谢。

又过了一周，熊生去了广州。回来时送给玉锦两套女式西装，几条裙子，一只进口手表，还有一台四个喇叭的收录机。据熊生说，这些东西是他爸爸从香港托人捎回来的。玉锦姑娘接过这些东西，似有难色，她知道这要花好多钱呀，怎么办？熊生似乎摸透了姑娘的心，解脱地说：“这是我家的，你尽管拿去用。”姑娘也就默受了。

玉锦姑娘躺在床上，眼看着桌子上放着的那些心爱之物，联想着熊生，心里暗暗思忖：多好的小伙子，多阔气的派头，多潇洒的风度，多好的家庭，多称心的……姑娘心满意足地打开了爱情的双扉，迎接着新的情侶。

上 勾

熊生瞅准了时机，他开始向玉锦姑娘进攻了。一天，他乘四下无人，递给姑娘一封“情书”。姑娘接信回屋，低声细读于灯下：“亲爱的……”称呼多么亲昵，话儿多么缠绵，心儿多么赤诚。“这真是情投意合，如愿以偿，我多么幸福……”姑娘的心激动得几乎要跳了出来，她紧闭双眼，憧憬着幸福的未来，堕入了情海。

不久，熊生在玉锦房中又递给了姑娘一封信。姑娘读信之后更是惊喜若狂。信是从庐山寄给熊生的，内容是这样：

熊生儿：

来函悉，你与玉锦婚事，我和你妈完全同意。玉锦年小于你，要多加爱护和体贴她。你们需要什么可来信。我从香港回来了，现在庐山开会，无法分身。会后要立即返港，不能前去看你们……

爸字

1981年6月5日于庐山

这封信本来是熊生托人写的，又托人带往庐山寄发出来。已经被物质、容貌、高干子弟迷了心窍的玉锦姑娘哪里知道这个骗局。她捧着诱饵当蜜糖，含情脉脉，撒娇地在熊生额角上点了一下说：“你真坏，我可没有同意和你……”熊生趁势将玉锦轻轻一拉，姑娘身不由己情不自禁，随之倒了下去。灯灭了，……唯独小闹钟嘀嗒嘀嗒的声音，记录着流逝的时间和发生的事情。

拦 阻

玉锦姑娘与熊生的事情迅速传开，饱经沧桑的妈妈对女儿的婚事总是放心不下。她在思考、发问：

为什么一个法律大学生，却当了采购员呢？

为什么一个采购员能有那么多钱？

为什么他的神通那么广大，要啥有啥？

为什么女儿近来呕吐、减饭？

莫非……

妈妈似有所悟。她决心按照熊生所说的家庭住址，到上海去弄个究竟。当她找到上海康定路发祥里 505 号时，开门的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伍妈妈问道：“这可是熊生家？”小姑娘摇摇头说：“我家姓李，我叫李英。熊生是我表哥。”

“你家还有什么人？”

“爸、妈都上班去了，您进来坐。”

伍妈妈忍住心头之气，跟着小姑娘进屋，坐下来又问：

“熊生他爸是干什么的？”

“是农民，在乡下种田。”

“你表哥作什么工作？”

“嗯……跑生意的。”小姑娘断断续续回答。

伍妈妈再也无心问下去了，她清楚地意识到女儿已经上当……急速返回山城。

伍妈妈回到家中，把上海之行所得到的情况告诉老伴，满以为老伴会同意她的看法，对姑娘进行紧急劝阻。然而老伴却是个势利眼，他已为熊生的甜言蜜语和物质引诱所迷惑，

完全相信熊生是一个靠得住的乘龙快婿。女儿呢？认为母亲的上海之行，简直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她生怕被熊生知道，断了好婚姻？认识不同，想法各异。妈妈劝女儿立即收场，小心上当；姑娘铁了心肠，就是要嫁；爸爸反怪老伴多事，疑神疑鬼。一家人闹的蹉蹉扭扭，难解难分。姑娘的婚事暂时受阻。

追 悔

熊生在山城的一举一动早已进入公安人员的视野之中。群众的检举和大量调查材料证实他不是大学毕业生，而是个小学毕业生；不是高干子弟，而是农民儿子；不是商业局的采购员，而是劳教当中的在逃人员；不是一个好青年，而是重新犯罪的盗窃、诈骗、投机倒把犯。他双手被戴上了手铐。

从宾馆中逮捕了熊生这位“贵客”，又一次震动了山城，也震呆了玉锦姑娘。人们埋怨姑娘不该欲金中邪，自毁青春；姑娘追悔莫及，因为她已怀孕数月。

姑娘们啊，“吾欲金”不可取，切切牢记！

幻 影

青年人朝气蓬勃、勇于上进。富于幻想，也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有的青年人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憧憬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孜孜以求。到头来只能是海市蜃楼，幻影破灭，使自己身损誉毁，坠入深渊。任青姑娘就是例证。

偶 遇

任青是个二十四岁的大姑娘。她高高的个儿，白静的脸庞，双眼皮，弯眉毛，两条齐肩的短辫，穿上一身合体的衣服，显得格外漂亮。她讲一口比较流利的英语，却不满意自己的外语教师工作，认为“成天站讲台，吃粉笔末，这太不够意思了。”她幻想着：“如果自己能成为一个翻译，陪一陪外宾，那该多好！”“如果能找个华侨伴侣，岂不更好！”

“如果当个外交人员，出国……”她沉浸在这些幻想之中，常常辗转反侧，夜不成寐。

事有凑巧。一天傍晚，任青从英语进修班听完课回家。当她走到车站的时候，发现在眼前的候车牌下，站着一位身着银灰色西装的“外宾”。这个“外宾”看上去四十来岁，一表人材满有风度。任青为之一怔，她寻思着“我所想的不正是这样的人儿么？这是梦幻？还是现实？”她从惊异中清

醒过来。站在一旁的“外宾”却主动用汉语和任青姑娘搭起话来。“请问，您的表现在几点了？”“十九点三十分”；“您的手表什么牌？”“海鸥牌”；“您乘车去哪儿？”“回家”；“很幸运，你我同路。”……

车来了，二人上车后，“外宾”主动热情地买了两张票，同时有礼貌地谢绝了任青姑娘递过来的票款。下车了，“外宾”又亲切的提出要姑娘陪他去宾馆取点东西。任青一方面觉得情意难却，一方面认为进一步了解一下对方也好。就这样，她与“外宾”乘上出租汽车，向宾馆驶去。路上，“外宾”从衣兜内拿出自己的名片主动给姑娘看。精美的卡片上印着“日本通商会社驻中国商务代表中尾千夫”，中文名字叫黄白相，住在宾馆307号房间。中尾千夫侃侃而谈的风度，给姑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告诉任青自己现年三十六岁，爱人是三菱公司总经理的独生女儿，东京大学毕业，日本国家女排队员……这一席话说得任青心花怒放，她对这位“外宾”落落大方和坦率诚挚的言谈举止产生了敬重之情，觉得自己能认识这样一位“外宾”是很有运气的。到了宾馆，中尾千夫从皮箱中拿出一件尼龙衫和一条裙子，送给了姑娘。任青双手接过来，连声“谢谢！谢谢！”偶遇而又获礼，这使任青心内有一种美妙的感受。为了“友谊”，“外宾”又主动叫来出租汽车，把姑娘陪送到家。临分手时，他还把一筒龙井茶和一袋糖炒栗子递在姑娘手中，深深打了一躬，握手告别。

这一夜，任青姑娘沉浸在甜蜜的睡梦之中……

助 考

五天以后，任青姑娘收到中尾千夫从“宾馆”寄来的一封信，其语亲切，其情缠绵，既夸奖姑娘长得漂亮，又赞扬姑娘心地善良，还表示“愿你我友谊天长日久”。任青姑娘看罢信如饮蔗汤，心里感到甜滋滋的。不久，她又先后收到中尾千夫给她的第二封、第三封信……任青姑娘的心儿更乱，想得更多了，五彩缤纷的美梦在她的脑海里翻腾。

一天，晨曦刚刚温暖着大地，中尾千夫突然来到任青姑娘所在的学校，他笑嘻嘻地对姑娘说：“您没有想到吧，我是专程来给你送‘福音’的。”接着，他告诉姑娘：“外交部要办一个贸易干部短期训练班，学员毕业后作为外交人员可以出国，为了照顾外国驻华人员的家属，给日本驻华人员分配了十个名额。如果您想去，就说是我的亲戚，马上跟我去北京报名应考。”中尾千夫说得干脆利落，态度又那样严肃认真，任青姑娘听了喜出望外，深信不疑。眼看着自己的美好愿望就要实现，怎能坐失良机？但是她想，要去，也得向学校领导打个招呼呀！可是“外宾”却告诉她，“使不得，这种事如果让别人知道了，岂不是说你走后门么？”姑娘也觉得对方言之有理，于是，她决定断然离校随“外宾”赴北京应考。她相信有中尾千夫从中帮助，此行应试得中是完全有把握的。

坐着隆隆飞驰的特快列车，姑娘在“外宾”的提携下，北上赶考去了。不用说，车旅费当然是“外宾”解囊相助的了。

任青姑娘不辞而别，学校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

姑娘所在单位的同事议论纷纷，其说各异，猜测，叹息，谁也不知所以然。姑娘的父母闻讯后大吃一惊！失去爱女千金，天涯海角何处寻觅？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偕 游

正在任青所在学校的同事和她年迈的父母四出寻找姑娘的日日夜夜里，他们万万不会想到，任青姑娘正陪着中尾千夫在首都、江南等地旅游。

任青和中尾千夫到北京后，姑娘一再提出要住北京饭店，她认为“住在这儿才够味儿”。中尾千夫却频频摇头说：“不！不！不！一去那里找我的人就太多了，乱事缠住难以脱身，耽误了你报考的事问题就大了。”姑娘被提醒了，“是呀，我绝不能因小失大，误了前程。于是决定随便找一个旅馆住下就是了。他们漫步在繁华的大街上，出入在琳琅满目的商店里。当经过理发馆门口时，中尾千夫轻声叫道：“小青，瞧你头上的那两根短发辫，活象个拨郎鼓，太土气了，进去烫一烫好吗？”姑娘报之一笑，点头同意。中尾千夫买了票，一本正经地安排好姑娘坐下等待烫发，他自己去“争取时间”给姑娘“联系入学事宜”去了。

几个小时以后，姑娘的发烫好了，她面对镜子照了又照，越看越美。她觉得这才有点象出国姑娘的发型哩，她内心的波浪要比发型上的波浪更高，更高。这时在她的身后，中尾千夫已站在座椅旁边，流露出多情会意的微笑……

姑娘边整衣领边问：“怎么样？联系上了没有？”“外宾”非常高兴的回答：“入学的事已经办好。只是因为黎强部长因公离京，近期内还不能开学。”接着“外宾”提议